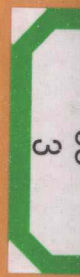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沙孟海研究会
SHAMENGHAITANJIU
2010
第三辑

沙孟海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孟海研究 / 赵雁君主编.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80735-734-6

I. ①沙… II. ①赵… III. ①沙孟海 (1900~199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9218号

沙孟海研究 赵雁君 主编

出品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姚建杭

特约编辑 傅建林

责任出版 李 兵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 (邮编: 3100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杭州典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5

印 数 0 001—1 500

书 号 ISBN 978-7-80735-734-6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采用“典集印艺”技术)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若榴花屋

6 百年树人

——沙孟海书法教育思想初探 文/刘 江

12 《沙孟海论书文集》序 文/马国权

兰沙馆印式

18 篆刻史上的几个问题 文/沙孟海

25 沙孟海先生早期留甬印痕 文/周节之

28 浙江省博物馆藏沙孟海印选

沙邨艺谭

32 沙孟海的写手刻手论 文/王宏理

39 沙孟海先生早年留甬碑迹寻访

决明馆书翰

52 关于沙孟海先生几封手札的说明 文/章祖安

60 作品选登

一日千载

72 沙孟海书学院的建立及影响 文/张忠良

76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对于爷爷沙孟海的点滴回忆 文/沙 亮

简讯

78 纪念沙孟海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活动

——2010·沙孟海年系列活动之一“沙孟海论坛”

暨中国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

名誉主编 朱关田

学术顾问 刘 江 章祖安

沈定庵 马世晓

金鉴才 林剑丹

卢乐群 骆恒光

俞建华 李文采

蒋北耿 杨永龙

陈振濂 王冬龄

鲍贤伦 祝遂之

邱振中(特邀) 沙茂世(特邀)

沙更世(特邀) 李立中(特邀)

主 编 赵雁君

副 主 编 陈小成

楼建军

戴家妙

方爱龙

执行副主编 姚建杭

编 辑 王义骅

何涤非

陈 峰

张忠良

特约编辑 郑利权

王小红

汪维玲

方树枫

主 管 单 位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主 办 单 位 沙孟海研究委员会

沙孟海书学院

出 版 西泠印社出版社

设 计 制 作 典集文化

编辑部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路9号

浙江省文联大楼105室

邮 编 310006

电 话 0571—87981233

邮 箱 smhyjh@163.com

定 价 48.00 元

卷首语

早春二月，新年新辑奉呈诸位读者。

去年，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成立沙孟海研究委员会，同时创办了《沙孟海研究》学术集刊，旨在搭建一个高品格的全面系统研究沙孟海先生艺术生涯和学术成就的学术平台，围绕发扬爱国主义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这一核心，辐射到整个近现代浙江乃至全国的代表性书法家群体的研究，为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委员会的成立和本刊的创办，本身已是一项在书法界引领风气的举措，而如何在研究中深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演变，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

紅波林詩欲寫龍湫

難下筆
游鴈蕩是虛

生余雖浙人
迹未踐甌

海

借鉴之参照，则是我们势在必行而任重道远的工作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和志同道合者的热情参与。

今年，恰逢沙孟海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此，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本着『打造浙江文化品牌，彰显沙孟海学术精神』之宗旨，将隆重举办『2010·沙孟海年』系列活动，通过学术论坛、文献特展、品牌展、邀请展、出版全集和研究特刊等学术活动和多元化的载体，全面弘扬沙孟海先生的学术精神和艺术品格，深入彰显浙江的历史文化精神，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前，各项活动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开展中。藉此，也郑重而真诚地向大家发出邀请，参与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与艺术活动。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努力的源泉，你们的肯定是我们期待的目标。

我们努力，我们期待！

崇海道兄亦不潘老此卷

留湖寓多日不時展觀

潘老以畫名天下而訪境之

高畫幅之奇亦非儕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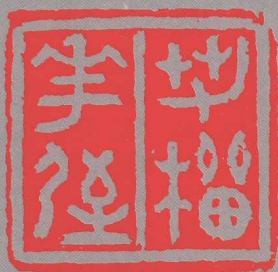
可及山水有靈它譬可知

自輟虛生但有裨法

己巳仲春

沙孟海年九





屋

百年树人

——沙孟海书法教育思想初探

文/刘江

【编者按】此文为中国美术学院刘江教授一九九〇年所撰。今年恰逢沙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本刊编辑部征得刘先生之允肯，专此转载全文，旨在纪念沙老，弘扬沙老的艺术教育思想。

沙孟海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大家，亦是篆刻家与书印史论家，兼及古器物、古文字学等，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并各有专论付梓，为世人所重。在此我著重介绍的，他还是一位具有卓识的书法教育家。

沙老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浙江鄞县塘溪乡沙邨一个中医家庭，十五岁以后在浙江第四师范学校学习，二十岁以后向冯君木、吴昌硕等大家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学与书法篆刻。三、五年后，即在当时重要报刊上发表文史、考订、书法、篆刻等方面有质量的词章与论文。因之一九二九年他三十岁时，即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预科教授，后来先后在重庆中央干校研究部，杭州浙江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金石学、古器物学等课教授。一九六二年中央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潘天寿为主，筹

办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书法专业，沙老即为当时筹备组成员之一，一九六三年开始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生，他亦是执教者之一，一九七九年我国第一批书法研究生的招生与教学，他亦参与其事，一九八〇年陆维钊先生去世，其研究生主导教师则由他担任，至一九八一年毕业。尔后，他陆续担任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的教学任务。先后曾执教过书法、书法史、书论、古文字学、篆刻、篆刻史论等课程。在迄今为止的近五十年的教学史程中，他在浙江美术学院就将近有三十年的书法教学生涯，这在我国书法教育史上，其教龄之长、教学课程内容之多，无出其右者。研究沙老的书法教育活动与思想，对振兴我国书法教育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件工作要做好是要由与他共事的同志和其学生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在这一段时期中，我作为后学与他多年共事，略知一二，现仅就回忆所及，以及给我的有关信件和讲课记录中，有关书法教育思想等方面材料，略为整理如下：一为纪念沙老诞辰九十周年，二作为研究沙老教育思想的引玉之砖。

一 立大志 勤奋虚心

一九八〇年初夏，沙老因病住入北京协和医院，准备动手术，心中挂念书法研究生班诸同学，六月中旬给我信中提及对他们的希望，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有大志』。

信中语重心长地说道：『潘（天寿）陆（维钊）二位先生创办这个专业，有远大的理想，可惜他们已不在人间。现在书法专业只我们一校，国家赋予的任务甚重，我们要特别珍重。』的确，我校创办书法专业是来之不易的，六十年代初，潘天寿院长利用在文化部、全国人大、全国艺术教育会议等场合中，都曾多次呼吁：『现在要抓紧培养书法的接班人，否则将后继无人。』当时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最后方得以『同意试点』。后来在院务会上，在专业筹备会上，潘老一再重申这个意见，也得到校内老师一致拥护。这都体现了老一辈艺术教育家关心国家、民族文化事业的赤诚之心。在他们过世之后，沙老承担了这个领头任务，时时挂在心上，方有此肺腑之言。其追求目标，不是为一时一地个人之荣辱得失，而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自己放到书法事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放在当今世界的纵横向坐标上，看看自己的历史任务与使命。故在信中谈到：常言道『抗志希古』，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他又是多么希望青年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要有这种高尚的志向，要与古人长处相比较的雄心大志。』

大志是要立于勤奋与虚心基础之上的。只有雄心大志，而无勤奋作保证，其美好理想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勤奋而无明确奋斗目标与好的方法与态度，也是徒劳无功

的。因此他常给同学题字，以『番发』二字相勉，同时也常给同学们说：『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我们几个人（指老师）多少有一日之长，趁现在集处一堂，可以共同研讨，同学之间也各有短长，可以互相切磋。』因为青年人有一时一技之长，往往表现得不虚心，时有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同学的表现。因此沙老才从正面语重心长的如此劝导。

二 重传统 择要而行

书法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有三千年悠久的历史，其书体有篆、隶、真、行、草之演变，其风格亦因各个时代不同、作者性格学养各异，而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面貌。传统是很丰富而复杂的，学习书法，又因它学科的特殊性，故其学习方式方法与其它艺术不同。主要方法就是先要向传统作品临摹打好基础。但临摹从何入手？碑帖临本如何选择？有的主张从碑开始；有的主张从帖开始；有的主张由古到今，即先篆隶而后真行；有的主张从楷行开始，而后溯源篆隶，下启草书等等。这在书法界也是有争论的。沙老则不持成见，而是根据学习对象条件而定。在谈话中他常说：『作为书法专业的学生，是都应了解学习的，但应有阶段之分。』『小学生与成年人、老年人则应区别对待。』甚至男女青少年也应尊重他

（她）们的个性和兴趣，不可强求一律。有一次同我谈到：『现在报上登的与书店发售的学生碑帖只有颜柳二种字体（有一个时候），一个活泼的小姑娘，硬要叫她去临笨拙拙的颜字正楷，实在有点……哈哈……。』至于书法本科生或研究生，他主张四体书都应了解，掌握其基本特点与规律。全国第一次书展在沈阳开幕以后，我同几位研究生回来后，向他汇报此次首展的评选情况后，他说：

『全国书展作品评选上注意篆体的正讹，这是对的，古文籀篆变化繁多，我们学习古文籀篆中，主要抓小篆，对小篆的形体构造，必须下一番切实的功夫。』并建议几个合作《篆诀》的注释工作，一边可以学习、一边也可对社会学习篆书的同志有所帮助（后来发现有人作过，故未进行）。根据学篆书『主要抓小篆』的精神，后来沙老在对研究生、日本留学生中的教学，都布置他们用小篆写诗文等课程，以训练他们熟悉小篆构造与规律，并结合讲解《说文解字》，用此方法进行，取得明显的学习效果。上溯甲骨文、金文，也易理解与掌握，有一日本留学生集篆写了长篇的韩愈《石鼓歌》，在日本参展还得过奖。因为小篆在秦代经过整理，较为规范，又有汉代《说文解字》一书，有系统、有规律可循，易于掌握，从此入门，对甲骨文、金文、籀文等构造都容易理解了。

对于楷书也谈到：『我们对正楷功夫应加重视。』

并指出『是否各人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这也是基础』。因为历朝楷书品类繁多，加之碑版书写、刻、拓印等均有优劣，故应慎重选择。他曾多次提到写手与刻手问题，在信中谈到：『所谓典型作品，应将刻手不佳的碑版除外。刻手不佳的碑版，非无可取之处，但只供参考，不可作正式临习对象，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其实这并非偏见，而是他考察了历代写与刻众多作品后，作出的较为客观的科学结论。如他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等文中，均有详尽之论述，于此不赘。

三 打基础 兼做学问

记得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讨论书法本科教学大纲时，潘天寿、吴弗之、陆维钊、沙孟海、陆俨少、诸乐三、朱家济、刘苇等几位老先生好几次谈到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书以外，还应有诗、书、印等国画学科的修养，否则将来画也难上去。对于书法专业的学生，更应如此，否则那也只能是写字匠了。特别强调了古汉语和文字学等基础。这些意见后来都写进了书法刻印科的教学大纲。沙老负责研究班时，也非常重视这些基础，而且在实施中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他在给诸乐三、章祖安和我的信中曾提及，在北京医院时来信中谈得更为详尽，他说：

『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人，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这点我们要注意。』沙老这段话具有真知灼见，并举当时红极一时的『前车之鉴』，可见其对后辈期望的殷切。粉碎『四人帮』之后，书法热兴起，各处报端、图文并举宣扬『某某少年书法家』『神童书家×××』，也有的父母带着作品与孩子到处请人题辞捧场，我们都曾见过这种情况。有一次谈起此事，沙老还举了一个『神童』的例子给我听，他说：『年青时，我知道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字写得很好，于是他父亲带着他外出云游，『红』极一时，备受赞誉，但事过二十年，其字还是老样子，后来也不知音讯下落。究其原因，就是他从小只管写字，放弃了文化课，长大后又不打扎实的学问基础。』这虽是讲的是一位『神童』之星的坠落，其实也是关系到如何培养青少年书法接班人的问题。同时还谈到『学问是终身之事』，学校规定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希望在此两年中打好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多看多写，了解书体原委变迁，另一方面打好

与书法有关各门学问的基础，最起码的如学会阅读古文能力，运用各种工具书的方法等，都要及早养成习惯。』

四 讲方法 力求辩证

办任何事情，目标既定，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学习书法，就要有好的学习方法方可完成任务。沙老在书法教学上也 very 注意方法。根据不同情况，能区别对待，根据所接触情况看，大略有：

(一) 在做学问上，主张实事求是的分析比较法。我们从沙老众多的学术著作中，就可发现他对书法史、篆刻史上的问题，都本着实事求是，采取客观的较为科学的分析的方法。如对书法史上的『执笔问题』，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唐代人物画作根据，批评了赵孟頫等人『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文中所谓用笔包括执笔与运笔，如指执笔，说明他没有历史知识，如指运笔，那么变化更多……更不对头。其实也是对时人中缺少历史观点的批评。其他如碑版的写手与刻手，篆刻史上《谈秦印》、对《碑与帖》的看法等等，除了文献的资料外，更多的是引用了新出土的文物作实证比较，因此他的论点与结论常常是推翻一些历史上的偏见成说，为当今学术界首肯。他也常教育同学们做学问应有这种科学的态度与求实的方法。

(二) 在技法训练上，要理解与多练相结合。如学习

小篆，他主张『应充分了解了解字体、书体原委变迁，博取约守，丰富自己。』但仅是了解还不够，因为书法艺术是技巧性很高的品类，更应『多练、多写』『多练方能熟能生巧』『充分了解』就是认识其基本特点与规律，知其所以然，而不是盲目的多练；盲目多练，缺少正确理论指导，往往容易走弯路，或走偏方向。

(三) 在学习方法上，主张重点突破，举一反三。如在楷书学习上，主张选取隋唐以前一种好本子，重点临习，然后旁涉其他。做学问，开始也不宜全面铺开，也应选取适合自己兴趣与能力，从某一断代，或某一作家，或某一个问题开始取得初步成绩后，然后逐步深入与展开，容易取得效果。

(四) 在教与学上，主张平等讨论的办法。教师在教育学上始终是处于主导地位，但为了解决问题，启发同学思考，他常采取共同讨论的办法，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曾引韩愈的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年轻人也会有自己的理解，也会有独到之见，所以他对我们青年教师以至各同学遇到问题都很尊重。对某个问题提出后总是说：『请你们讨论、讨论。』或是在一封信结尾时总是说『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你和诸、章几位先生指正』，或『信手拾笺、只供参考』。

五要创新 水到渠成

学习书法要临习古人碑帖，其目的，是训练基础与借鉴，而最后则应是创造有时代精神、有个性的作品。但创新又是不能割断历史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沙老常常讲到：「书法从某一角度看，也有后人胜过前人的事实，王羲之真行草实过前人；颜真卿承接北齐、隋代雄伟一派的书风，开辟新路；清代邓石如「以隶笔为篆」，也是新创造。他们几个人的成功，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讲书法史，这点不要忘记」。

（对学生的讲课记录）又说：「创新、追求风格，都是功到自然成。不是丢开传统，另起炉灶，想从空中掉下一个新风格来是不可能的」。有一次，在西泠印社开会休息时，见壁上挂有吴昌硕的《石鼓》字集联，他谈到时说「吴昌老写《石鼓文》最出名。他在《石鼓》临本后跋文中有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文，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这「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说明他是在天天临写，熟能生巧，每天才会有新的境界写出来。有人说他临石鼓不像，其实他早年临得极像，后来才逐渐变了样，成为他自己独特的风貌」。这说明创新就是要认真临

习研究传统，功夫到家，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产生出自自己的新风格来的。犹如怀素自己不断刻苦临习张旭草书后说「所颠形诡见，不知从何而来，常不知耳」一样。前几年有的同学传统未学好，就急于追求自己的风格，故意将结体拉移错位，线条写得漫不经心，率意潦草，他看后很不满意。恰如沈定庵和我在他家谈起说：「你（指沈定庵）老师徐生翁青年时字写得很规矩、很有传统功力，后来才变化的。你很好，你只学老师的为学精神，不学他晚年那种书体。但目前我看有的学生传统基础不好，就在那里迫不及待的追求新风格，你们看好不好，可以讨论讨论」。后来我将此意见转告教研组诸位老师，并讨论了。大家一致意见都认为沙老的意见是很正确。很关心书法教育事业。创新是应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才是有基础的新。否则将是空中楼阁。急功近利是会影响前进的步伐，甚至夭折。后来，有一次我同他谈到潘天寿先生在世时对师生们常说：「学生在校几年，主要是打好各方面的基础，创新是以后的事，各方面基础扎实，功夫到家，自然天成」。他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这也可见他对有的青年学生基础未实，就急于求新求变的忧虑与深切关心。

《沙孟海论书文集》序

文/马国权

沙孟海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同时又是出色的书法、篆刻史论研究家。他的论著，五十多年前在《东方杂志》发表时，已以阐述精到，深受好评。其后数十年，钻研愈深，创获益广，每有新作，皆为书坛所传诵。但文章散见各报刊，搜读至感不便。我和梁披云先生、茅大容兄，曾先后建议结集梓行。经门人故旧多方征求，选编了五十五篇文章，辑成这本《沙孟海论书文集》。

孟海先生原名文若，以字行；别署石荒、沙邨、兰沙、决明。一九〇〇年六月出生于浙江鄞县。早年从冯君本先生学诗古文辞，随吴昌硕先生习书法篆刻，同时自学文字、金石之学。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彊邨、章太炎、马一浮先生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三十岁前后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一度从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兼浙江分会主席。学问渊博，成

就是多方面的。即以书法篆刻而言，书法兼精篆隶真行草诸体，沉雄茂密，俊朗多姿，以气势磅礴见称，世有定评；尤以题榜大字最为人所激赏，江南及各地胜景，多有题迹。篆刻不多作，然博综古今，朴拙而富有韵致，允推大家。

沙老的文章，具有内容精辟，创见纷陈和言简意赅的特点。举例来说，碑帖的书手刻手问题，沙老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不是『凡碑皆好』，『凡古皆宝』。对这个问题的，他在一九三二年给友人写信已经提出，后来又一再谈到。《画承及妻张氏墓表》出土时，半已刻字，半仍书丹未刻；已刻之字，『笔笔方饬，不像毛笔所写』，书丹未刻的，『落笔收笔纯任自然，与我们今天运笔相同』。沙老从此悟到，『北碑戈戟森然，实由刻手拙劣，信刀切凿，决不是毛笔书丹便如此』。传世碑刻，大体可分『书刻俱佳』、『书佳刻不佳』、『书刻俱劣』三大类，临习者应该知所选择，不可盲从。关于执笔问题，历代书家都极重视。赵孟頫曾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

事理见：

胡彬本属西子敬慕。我们住院，估计再一週就可出院。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西泠印社

事理见：

上月三和五两通寄外书，请速一册已收到，谢！
四月十四日我同医院陈院长共赴杭州，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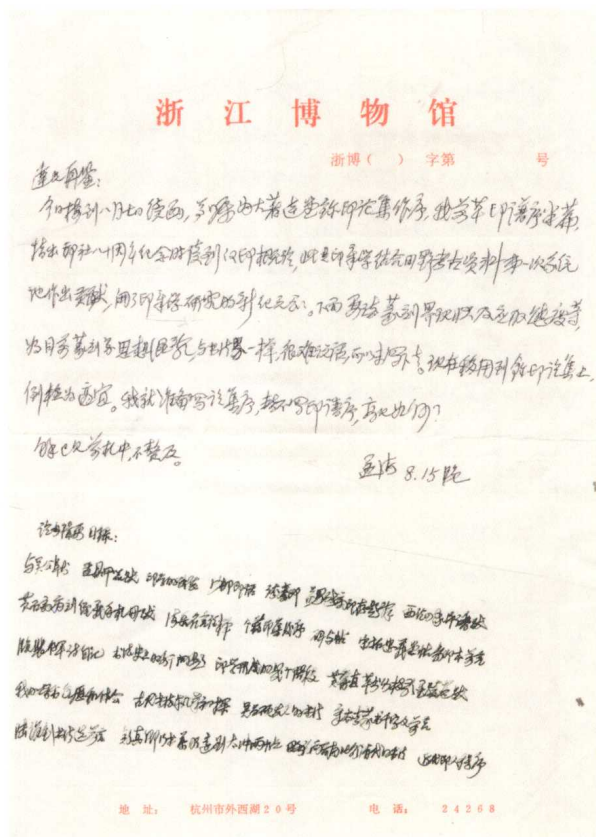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计五等书（包括新著）也还好。和同院竟目大，但心收陆
（读印其他著作，就不嫌其大）安社的出海外珍藏书也是目大
大。这何情到何处？就为持本出书。

易」。古人席地而坐，执笔是否如后世那样笔管垂直，颇成疑问。沙老对《女史箴图》、《北齐校书图》，及西陲所出唐画残片、唐壁画等曾描绘古人执笔的图画进行考察，发现唐以前的执笔都是斜着笔管的。宋代以后，应用高案高椅，坐姿改变了，才有笔管垂直的执笔姿势。现在的执笔方式，是经过累代祖先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如果以为追踪钟、王的方式才能写出好字，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六十年代之初，环绕着《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对晋代书体尝开展过一段时间的论争。沙老在一九八三年王羲之诞生一千六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一文，援引许多书迹，对三百五十年间的书体变迁和书派特点，进行了十分细致和客观的论析，不但审慎地回答了《兰亭序》的真伪问题，而且对这一时期的书势，甚至唐代几位大家的书艺渊源，都作了精湛的论述。前人学印，都说「取法秦汉」。所谓「秦印」，过去多指阔边朱文小玺。明人对此每指为「未识私印」，只有朱简认为是「三代印」、「先秦印」。自清初周亮工以来，徽、浙诸大家，直至徐三庚、赵之谦、黄士陵等人的作品，凡拟此体的，都称为「仿秦玺」或「仿秦小印」。沙老根据秦代遗留的金石文字及秦代的有关制度，加以比较，指出《封泥考略》所载「皇帝信玺」印痕才是真正的秦印。旧传所谓「秦印」的文字，既无秦风，



而称玺更与秦代只皇帝称玺、臣民一律称印的规定相抵触。印学的形成，过去多以文彭、何震为开山祖师，顶多追溯到赵孟頫。沙老钩稽史事，考出宋人米芾是能篆能刻的第一人，并举多方自镌印章为证；第二辈是赵孟頫、吾丘衍；第三辈为元末王冕；而文彭、何震实为第四辈的印学家。类此等等，均具卓见。其余散见各文，不备举。

本书所辑，都是与书法有关的论著。篆刻古称『铁书』，已纳入书艺范畴。所以论书自应包括论印。宋人董道著《广川书跋》，在论书之外，也兼收金石考证之文。作为书法家，对于文字学、金石学，以至训诂学、民俗学，都应该有所了解。本书遵照董氏先例，酌选部分这类

文章，这无论在系统性与读者需要而言，都十分恰合。沙老钻研面广，著作宏富，其中与书法无关的石器考古、陶器考古、一般历史论文，及早年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集刊》的文字，香港辑印《金文诂林》收录的某些论说，本书概不收入。而《印学概论》虽曾脍炙人口，也因另有新著《印学史》行将出版，亦予割爱。

在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初中学生的时候，假日往往把时间放在书法篆刻技法的学习上。一日忽在双亲藏书中找到一册《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喜见沙老早年所著《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两篇论文，反复诵读，并把家中藏帖藏谱与文章内容相印证，经过多时研索，识见顿觉豁然。沙老这两篇文章，深入浅出，像无声的老师，给我以启蒙、予我以指引，对后来学书习印，帮助很大。我深深感到，仅仅着眼技法，而不了解它们的发展历史，并从理论上加以认识，那所得将是肤浅的，还能走弯路，或事倍而功半。直到一九五九年春末，随先师容庚教授北上各地考察商周文物，才有幸与沙老在杭州欣然相见，并上陈过往的感受。多年以来，数度得到畅谈，书信频通，使我获益不鲜。这本文集的出版，我相信，将有许许多多的读者像我少年时的感受那样，捧诵赞叹，如亲警效地聆听沙老谈书论印，领受他老人家有益的启迪。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后学马国权于香港

溪田说：三篇文章都是学生写，不像他一篇已转托上海书画社转小京写，并已送去参考资料。由他写来，社会反响不同。

浙江省博物馆

谨此：

晓东发一稿，附日本篆刻展标题，寄杭州倪翰，查未刊。

前函谈及篆刻，新稿以推遲一期为宜。今天陈振濂来，以此告我。我向他打听谁人写稿，他说自己一篇之外，约宋田田也送过网写。我看此二稿，还嫌未熟，要三月交稿，恐不妥。自电话，田田口中当时修改41人，现在日方代表20人，中方代表21人，合计41人，听说西川密书以来，两国书坛代表在南亭修读，中方由《人民日报》转，日方由《东京新闻》转，双方推二人宣读论文，我被推及，目前正准备稿稿（题目是《西晋南北朝书法与楷书与隶书——简亭帖争辩的南亭帖之考》），《书谱》抄出我书，莫如推推一期，不但为日方准备论文，同时为杭州南亭修读会情况载入，更其热闹。拙文估计会后将安排发表，但不如在即发表，用什么方式发表。或者也可载入书报。（中方原定官功先生和我准备论文，后因官老进医院，改请以前南亭修读会去准备）

以上通申君及建修即问题，官举言需益有考文，并说即也是修读的不足行。现在修读会修读会即是官举益自己。怪不这考文写日，减次高纯出此。

我拟作《隶书之源及文化》，官承修文，并复一信。现在修读会，你过去修读的是哪一段话？仅叶幸赐，我拟加删在修改，或者考虑他“潘书修稿”中。贵神贵神！

小孙少力，爱书甚，借书甚多，西修借款进巴黎，后来渐能自给，借款也还，去回北京有款，和将遇港出巴黎，官修他借字条介绍，估时向解，他拟拒在整周前单，幸逢而发。第大家回杭州，已明及。

修修公私吉蒙为祝！

孟海 2.20

地址：杭州市外西湖25号

电话：24268